



拔笋

□梅海群

老爸说要去拔笋。他这话是跟老妈说的，中饭后，我站在门厅处看月季，看到老爸换上了一件深灰色的旧夹克衣，脚上是一双解放鞋——印象中，小时候去地里干活的专用行头。三四十年过去了，这身行头依然鲜活如昨。老妈把我满脸的疑惑与老爸的一连串作用一句话进行了串联：“你爸说去拔笋。”



配图 汤青

A

“啊，那我也想去。”我说着，望向老爸。老爸七十开外，除了略显苍老外，头发仍然是黑的，步子矫健，精神尚可。他二话不说，另备了手套和眼镜，还有蛇皮袋——可以佩在身后利于反手一放的自制袋子。他脸上露出些许微笑，有点自嘲：“这样是不是很方便呢？”我悬着一颗心，不敢宣之于口——可别惊扰了隐藏在山中的“原住民”啊！我所担心的事儿无非是它们：蛇、虫们。

老爸还当自己正壮年，想用他的羽翼护孩子们周全，至少，用自己的力量让孩子们品尝新鲜的山货。正值五一节，我们一家三口奔赴老家。一早，老妈在厨房忙碌，一大桌菜摆上桌。时近立夏，而春的气息还萦绕在阡陌间，老妈说，她等会去割点青来，烤立夏蛋，香着呢。许是受老妈点染，于是老爸想着为孩子们寻点山味来，像往年那样，从山中掘宝。

跟着老爸去山上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三年前的五一节。当我流露出想去摘“苗”——蓬蘽的念头时，老爸立即联想起过往的经验：“从王家麓那个方向走去，那个山头有很多苗。”苗是习惯叫法，而蓬蘽则是它的学名。王家麓村与我们隔着一座水库，老爸说的那地儿远，我没去过，那是近几年村里人发现的“新大陆”。而曾像灯一般照亮过童年的红果果，在村口大樟树林附近和山边溪畔埋伏。那回，路上我曾打退堂鼓，老爸三言两语宽慰道：“那个地方是阳面，不会有蛇的。”于是，我便稍稍安了心。好在，去山上，惊喜总是一重重冒出来，而这样的惊喜也正是其迷人之处。比如，我们竟还在山腰处偶遇了一只野兔，它飞快地闪过，在路上呆立半晌便跃入林间。还看见一丛开花的竹子——据说大多数竹子通常在一生中只开一次花，那是多么难得的偶遇啊……除此，山路上，风中还留下老爸与我相聊的话语，他小时候那些难忘的时刻也漫过我的心。那次下山返回时，老爸还顺路拔了一把笋。

B

往往，我们奔着一个目的而去，比如去摘苗，而那会苗还在“沉睡”中，却拔回了笋；想着去拔笋，又会寻找到别的什么呢？扒开杂草丛，竹笋宝宝会兀自在暗处拔节，在某个地方悄无声息地滋长，等候寻宝人的慧眼。这一念起，我便又有了向山奔赴的兴致。“我也去看看，是到哪里拔笋呢？”我好奇，也想看看老爸如何实施他的技术。正如他所说的：“拔笋也是需要技术的。”老爸年轻时也总往山上跑，带回笋和茶叶，因了发现笋的乐趣不觉间冲淡了种种辛苦吧。

老爸的目光落在我脸上，阻拦的话稀疏了。从家里出来，绕过两三户人家，山就在百米外，他指着眼前的山说：“就是那里。现在你可以回去了。”我回说，再等下，我再走走看看。还没入夏，春的料峭又抬了头，我着薄款羊绒衫、皮鞋，或许，他在担心树丛中的刺勾坏了我的衣服，路上的泥弄脏了我的鞋吧，又或者，与我同行，在他去“勘察”时，说不定还分散了他拔笋的专心意呢。

山脚下蜿蜒着一条溪，水从村子西南面的水库顺下来，沿着山的方向一路往北。我走在前面，老爸在后面。我倒像是个领路人，像是要故意屏蔽老爸再一次阻止的话头。老爸与我隔着点距离，步子迟缓，仿佛借着这两米的距离，可以拉缓我前行的步伐。“等会吧，我也要去拔几株笋来。”这似乎是第一遭，拔笋成为山行的第一目的，以一种特别的陪伴和跟随。

半山腰。细竹子在风中招摇，野山茶参差在山坡上，在一畦畦土豆边上，桃子结了果。清明过了，偶有几茬拔笋的人已巡过山，留下许多底部空空的笋杆儿。我们这是来“捡漏”的，毕竟，虽说到了暮春，笋却还在蓄势成长中，有的抽芯成为新竹，还有的才刚刚萌出。老爸发现的第一株，隐在小雏菊、商陆和艾青之间，浅浅的棕黄色杆子耸立其间，犹如旗杆般明亮。啊！边上还有蓬蘽。那耀眼的红色像是一枚奖章，镌刻在风中，如小草莓的野果子宝石般闪亮。跟小时候遇见过的、品尝过的一模一样！惊喜蔓延，我的步子更加欢快起来。

C

老爸像排雷似的，攀登，搜寻……他与我拉开了一点距离后，又劝我：“你可以回去了。”“再等会。”我依着老爸的法子，眼睛在起伏的草木间扫描。终于，第一次，我凭借自己的目光，发现了笋的藏身之处。见我有收获，老爸便笑道：“这下可以回去了。我等会去那边，你就不用跟过来了。”

犹如扇子般打开的山谷处密布着松树、朴树和野生的山茶树，郁郁青青，像沉默的深不可测的老者。我眼瞅着老爸猫身过去，很快就消失在绿色之中。偶尔，我还听到草丛中传来轻微的噼啪声，一会儿又有几只鸟儿似被惊动跃过山林，啼鸣婉转。而我还原地迂回寻找。第二株，第三株，我举着笋，被喜悦浸染。准备返程时，又搜索到好几株，一直数到十二株，我对自己说，这下够了，凑巧如一年的十二月。这下，笋也拔了，红果也尝了——若不跟着老爸去，今儿又怎么会遇见小时候的“零食”呢？那时我还在山上，忽想起老妈说过要煮艾青蛋。可这会儿都过了一小时，老妈定是采回家了，原想着跟老妈一同去地头的计划落空了。果然，一到家，已摆在门厅处的赫然是一桶新鲜的艾青和几株笋，品种与我手中的不同。

晚饭前，老爸来回山间两次，竹笋摊在地上，像一座小山。我们围着剥笋，聊天。邻居家阿婆也凑过来，手里也握着笋，剥开，嘴里念叨着昨日的事。这个近期颐之年的老人居然还奔向山里去拔笋。老妈说，那天她正好看见，便留意着，虽说平日里老人家精神矍铄，生性闲不住，这回，终敌不过山势倾斜，一个力量不稳，倒地不起。我妈立即赶过去扶起她，她一边还说：“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来。”没想，又一个趔趄，又头朝下面倒下，终是无碍。说起这，老妈又调侃起来。众人笑着，感慨着，为这春天里到来的一桩桩趣事，为了这一团团烟火气的热闹，我们忙着，乐着，互相陪伴。

在山中，在田地之间，“宝藏”依然存在，亟待人们去发现。那些活跃在山水之间的事儿，在每一个值得记忆的瞬间，都悉数沸腾，像春天般清新美好，像夏天般热烈有味。